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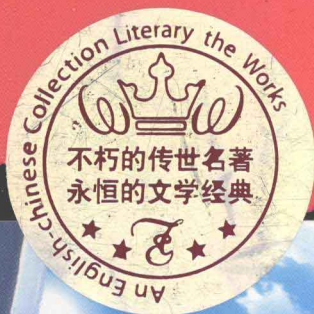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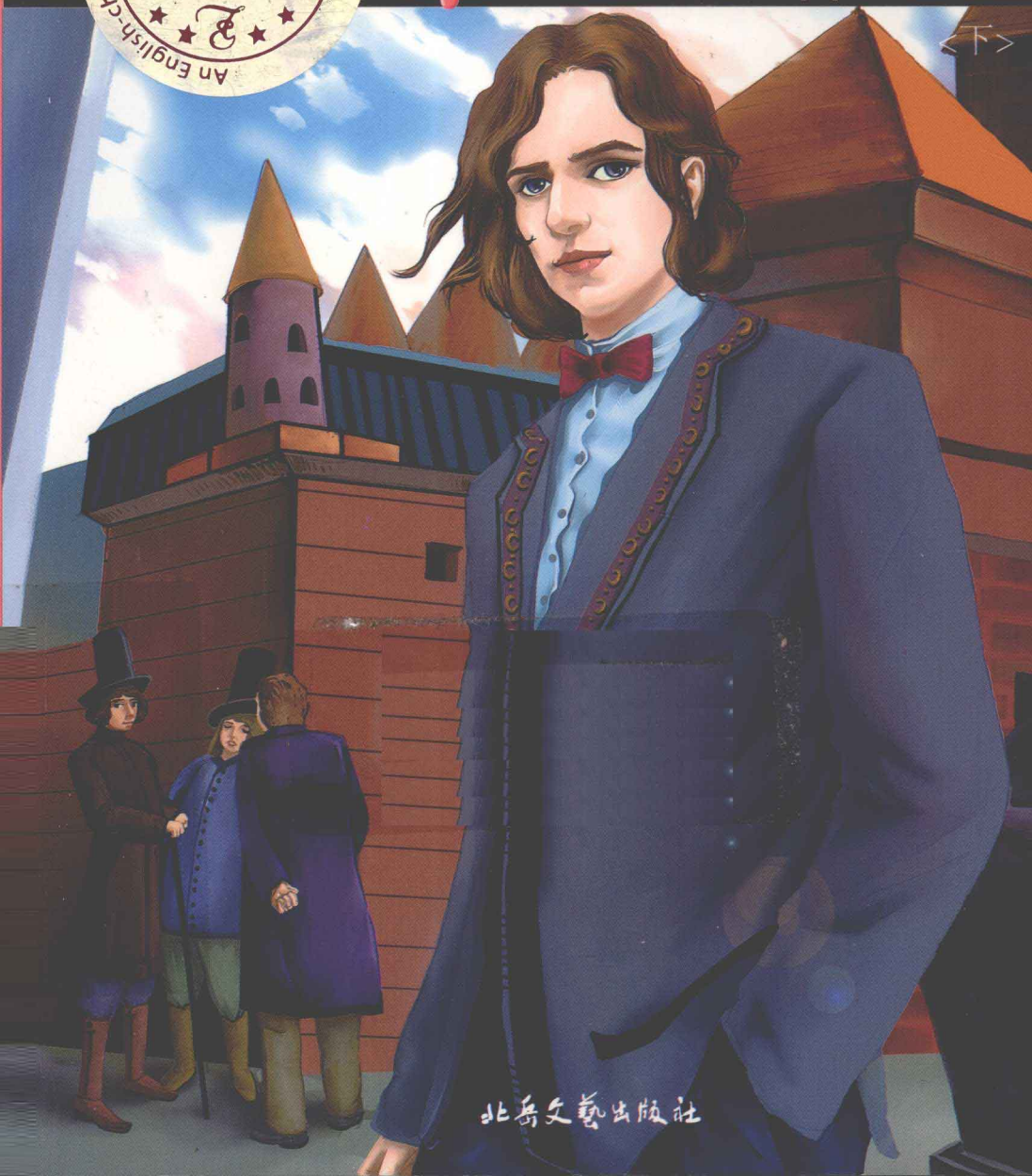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 著 李彭恩 / 译



David Copperfield

<下>



北京文艺出版社

第三十章 失一故人

我于傍晚到达雅茅斯，便去旅店投宿。我知道，佩戈蒂那个空余房间——为我预备的那个房间——即使那位伟大的、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必须诚惶诚恐恭候的客人还没有驾临，很可能不久即会有人住了。因此，我先去了旅店，在那儿吃了饭，订下床位。

我十点钟走出旅店。许多商店铺户已经关门打烊，镇子上冷冷清清。我来到“奥默与乔姆商店”门前，只见百叶窗都关闭了，但是商店的门还敞着。我能看得见奥默先生全身的轮廓，他正在客厅门那儿吸烟，我就进了铺子，向他问好。

“哎呀！”奥默先生说，“你好啊？请坐，请坐——我希望，抽烟不至于妨碍你吧？”

“没关系，”我说，“我喜欢闻烟味儿——那可得上是在别人的烟斗里。”

“怎么，你自己不抽烟，呃？”奥默先生大笑着回答说，“还是不抽的好，先生。年轻人抽烟是一种坏习惯。请坐吧。我抽烟是为了治我的气喘。”

奥默先生给我腾出地方来，为我安放了一把椅子。这会儿又气咻咻地落了座，叼着烟斗呼哧呼哧大喘其气，好像烟斗供应他所必需之物，少了它，他就活不成。“听到巴吉斯先生病重的消息，我很难过。”我说道。

奥默先生一副从容镇定的面容望着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他今天晚上的病情怎么样吗？”我问道。

“要不是因为忌讳，先生，”奥默先生说，“这是我应当向你提出的问题呢。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难以出口的事。如果有当事人病了，我们不便打听那个当事人的情况。”我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难言之隐，虽然我进门的时候也曾害怕听到那种梆咣——梆咣声。然而，经他一提醒，我也就明白了，于是说，理应如此。

“是的，是的，你明白了，”奥默先生点着头说，“我们不敢打听。唉！如果我们对当事人说，‘奥默与乔姆商店向你问候。你今天早晨——或下午，这要按情况而定——觉得怎么样啊？’你可就把当事人吓坏了。吃了这一惊，大多数当事人说不定就没个好了。”

奥默先生和我互相点头会意，奥默先生借助烟斗，气又喘得通畅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有很多忌讳，使得我们常常不能表达想要表达的关

切,这就是其中一件。”奥默先生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如果我跟巴吉斯先生相识四十年,路上碰见,也就跟相识一年一样,点点头罢了。但是我现在不能过去打听他怎样了。”

我觉得这使奥默先生很难过,也就把这意思告诉了他。

“我希望,我并不比别人更自私,”奥默先生说,“看看我吧!我随时都可能断气儿,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我大概不会自私自利。我说,要是一个人知道他要断气儿,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像吹风管拉破那样,况且他又是个当了外公的人,他是不会自私自利的。”我说:“绝对不会。”

“并不是我抱怨这一行,”奥默先生说道,“不是的。没有疑问,不管哪一行,都有好处,也都有坏处。我希望的是,当事人开朗达观一些才好。”

奥默先生脸上带着自鸣得意、和蔼近人的神情,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然后接着他先前的话茬儿说:“所以,要想弄清巴吉斯先生怎么样了,没别的办法,只有靠爱弥丽了。她知道我们的真实目的何在。她把我们看得像一群小羊羔一样,绝不会疑神疑鬼,大惊小怪。明妮和乔姆就是往那一家去了,就是去问一问爱弥丽(她下了工,就去帮她姨妈干点活儿),巴吉斯先生今天晚上怎么样了。要是你愿意等他们回来,他们就会把详情告诉你。你用点什么不用?喝一杯掺水橘子汁和甜酒怎么样?我自己就是就着掺水橘子汁和甜酒抽烟的。”奥默先生端起他自己那一杯说,“因为据说,这种饮料可以滋润我这讨厌的呼吸通道。可是,哎呀,”奥默先生嘎声说道,“出毛病的不是通道呀!我对我的女儿明妮说:‘给我充分的呼吸,我自会找到通道的,亲爱的!’”

他的确没有余气可喘了,看他大笑的样子,真叫你心惊肉跳。待他喘过气来,可以跟他讲话了,我便感谢他的好意,但是谢绝了他的饮料茶点。因为我刚吃过饭,并说,既然他好意款留,我就等他女儿和女婿回来。随后,我便问起小爱弥丽怎么样了。

“呃,先生,”奥默先生从嘴上移开烟斗,以便搓他的下巴,“我老实对你说,她要是完了婚,我就高兴啦。”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噢,她如今心神不定啊,”奥默先生说,“这不是说她不如以前好看啦,不,她比以前更好看——我向你担保,她比以前更好看了。也不是她干活没有以前干得好啦,不,她干得跟以前一样好。从前她一个人顶得上六个人,现在还是顶得上六个人。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她总是无精打采。我这么泛泛地跟你说吧,”奥默先生搓过一阵下巴,抽了几口烟后才接着说,“‘使劲儿

拉呀，用力拉呀，一齐拉呀，伙计们！呼啦！’你要是明白我的意思，我就得说——泛泛地说吧——她缺的就是这个！”

奥默先生的面部表情和神态把他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我不由得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我领会之迅速，似乎使他很开心，于是他接着说：“喏，懂了吗？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心神不定。下了工，我跟她舅舅、跟她未婚夫谈过很多，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她心神不定。你肯定不会忘记爱弥丽的样子吧，”奥默先生轻轻摇着头说，“她是个心肠特别慈爱的小东西。俗话说：‘猪耳朵做不成丝钱袋。’哦，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倒是认为，你要是从小时候做起，是办得到的。她已经把那条旧船改造成一个家，先生，就连石头和大理石的房子都比不上呢。”

“我相信她确实那样做了！”

“我看见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怎样依恋她舅舅，”奥默先生说，“看见她怎样跟他难分难舍，一天比一天近，一天比一天亲，叫你看打心里高兴。可是，你要明白，凡是有这种情况，她心里一定有斗争。这种情况，为什么让它不必要地拖下去呢？”

我聚精会神听着那位慈祥的老人的话，也全心全意赞成他的话。

“因此，我向他们提到这一点，”奥默先生用一种轻快的，从容不迫的语调说，“我说：‘你们不要以为爱弥丽的学徒期是板上钉钉，动不得的。时间可以由你们定。她干的活比原先想的值多啦，她的学习也比原先想的快多啦。奥默与乔姆商店可以把没满的期限一笔勾销。你们不愿意叫她受拘限，她就不会受拘限。如果她以后愿意做些什么小小的安排，比如说在家里给我们做点零活，那很好。如果不愿意做，那也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吃亏的。’因为——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奥默先生用烟斗碰了我一下，说道，“像我这样一个连气都喘不上来的人，一个刚当了外公的人，还会跟一个像她那样蓝蓝的眼睛、像朵花儿似的小东西钉是钉铆是铆的较真儿吗？”“绝对不会，我敢担保。”我说。

“绝对不会！你说得对！”奥默先生说，“呃，她的表哥——要跟她结婚的是她表哥，这你当然晓得？”“哦，当然晓得，”我说，“我跟他很熟。”

“你当然跟他熟，”奥默先生说，“噢，先生！她表哥看上去有一份好工作，手头也宽裕。他听了我的话就很豪爽地向我道谢（他那态度，我必须说，使我很敬重他）。后来就去租了一座小房子，那房子舒服得人见人爱。那座小房子现在已经装修完毕，整齐干净，陈设齐备，就像一个玩偶之家。如果不是巴吉斯，可怜的人啊，病情恶化，我想，他们已经成为夫妇了。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的婚期才推迟了。”

“那么，爱弥丽呢，奥默先生？”我问道，“她是不是安心啦？”

“哦，那个嘛，你知道，”奥默先生又搓着他的双层下巴颏说，“自然是不能指望的。眼前看得见的变化和分离，可以说离她很近又很远，两种可能同时并存。巴吉斯一死，他们的婚事就不会拖了，要是不死不活的耗时费日，可就拖下去了。总而言之，现在情况很难说，你明白啦。”

“我明白。”我回答。“因此，”奥默先生说，“爱弥丽还是精神不振，心绪不宁；也许，总的来说，这种情况比先前更厉害了。她一天比一天依恋她舅舅，越来越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人。我温言温语跟她说上一句话，她就满眼泪汪汪。你要是见她跟我女儿的小女孩儿在一起，”奥默先生沉思着说，“哎哟哟！她对孩子那份亲热劲儿就甭提啦！”

我忽然想到何不趁这个难得机会，在他女儿和女婿回来打断我们的谈话之前，探问一下他是否知道玛莎的情况。

“哦！”奥默先生显出很沮丧的样子，摇着头说，“不好啊。境遇很凄惨，不管你怎么看。我从来不认为那女孩怎么坏。我不愿意在我女儿明妮面前提到她——因为她会立即阻止我——我也就从来不提她。我们家里的人谁都不提她。”我正怀疑听到他女儿的脚步声，奥默先生就已经听到了，于是用他的烟斗碰我一下，并且闭起一只眼睛，作为一种警告。她和她丈夫随即走了进来。

他们报告说，巴吉斯的情况“要多糟有多糟”。他现在不省人事，齐利普先生刚才临走时在厨房里悲哀地说，就算把内科医士学会、外科医士学会、药剂师公会都召集起来，也无能为力了。齐利普先生说，那两个医士学会治不了他的病，而药剂师公会只会要他的命。

听到这话，又得知佩戈蒂先生也在那儿，我决定立刻到巴吉斯家里去。我向奥默先生和乔姆先生及太太道了晚安，就向那个方向走去，我这时的沉重心情竟使得巴吉斯成为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新人物了。

我在门上轻轻一敲，佩戈蒂先生便出来应门。一见面，他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佩戈蒂下楼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也是那样；并且从那以后，我见她一直是那样。我想，在期待那种可怕的意外之时，一切的意外和惊奇都化为乌有了。

我与佩戈蒂先生握一握手，走进厨房，他在身后轻轻地关了门。爱弥丽正两手遮住脸，坐在火炉旁。哈姆就站在她身边。

我们说话都低声耳语，还不时侧耳听一听楼上有什么动静。我上次来

这里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这种情况，现在倒觉得，在厨房竟然不见巴吉斯先生，真是奇怪！“你太好啦，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说。

“真是太好啦。”哈姆说。“爱弥丽，我亲爱的。”佩戈蒂先生轻声呼唤她，“瞧这儿！大卫少爷来啦！打起精神来，亲爱的！不跟大卫少爷说句话吗？”

她身上那一阵颤抖，我现在还能看到。我触到她的手时那种冰冷感觉，我现在还能感觉到。她的手唯一的活动，就是从我的手里抽回去。接着她便从椅子上溜走，悄悄走到她舅舅的另一边，默默地，依然颤抖着，伏在他胸膛上。

“一副软心肠，”佩戈蒂先生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她那浓密的秀发说，“是经受不住这里的伤心事的。这在年轻人是很自然的。他们没见过这样的凶事，因此就胆怯，就像我抓只小鸟一样——这是自然的。”

她依偎得他更紧了，但是既不抬头，也不说话。

“天晚了，我亲爱的，”佩戈蒂先生说，“哈姆大老远的跑来接你回去。走吧，跟另一副软心肠走吧！怎么啦，爱弥丽？呃，我的宝贝儿？”

她的低语声我无法听到，但见他低下头听她说什么，然后说道：“让你跟舅舅一块儿待在这里？我说，你真想这样吗？跟你舅舅一块儿待在这儿，我的小乖乖？你丈夫，眼看就是你丈夫了，大老远跑来接你，可你要待在这儿？谁能想得到这个小东西会寸步不离像我这样一个暴风骤雨似的粗人呢。”佩戈蒂先生洋洋得意地望着我们两个说，“但是海水里的盐再多，也多不过她对这个舅舅的疼爱啊——这傻乎乎的小爱弥丽！”

“爱弥丽说得在理，大卫少爷！”哈姆说，“你瞧！既然爱弥丽想这么办，再说她又心神不定，有些害怕，那就让她在这儿待到明天早晨吧。我也留下来好啦！”“那可不成。”佩戈蒂先生说，“你是个成了家的人——跟成了家没有两样——不该旷一天工，白白浪费一天时间。你也不能又照看病人，又干活，那也不是应该的。那不成。你回家睡觉去吧。我知道，你不必担心这里没人好好照料爱弥丽。”

哈姆听从劝告，拿起帽子准备走了。就在他吻她的时候——我每次见他接近她，总觉得大自然赋予了他一颗高尚的灵魂——她似乎依傍她舅舅更紧了，甚至有躲避她未婚夫的意思。我随着他去关门，免得笼罩着整个房子的静穆气氛受到搅扰。我回来的时候，见佩戈蒂先生还在那里同她讲话。

“喏，我要上楼去，告诉你姑妈大卫少爷来啦，这消息会叫她高兴一点呢，”他说道，“你可以在火炉边坐一会儿，亲爱的，烤一烤你那冰凉的手。你

用不着害怕,也不要这么悲伤。你说什么?要跟我一起去?——好吧!跟我来吧——来吧!要是我被赶出家门,不得不躺在一条沟里,大卫少爷,”他带着不亚于刚才的得意洋洋的神气说,“我相信,她就会跟我一道去的,唉!不过,很快就要有另外一个人了——很快就要有另外一个人了,爱弥丽!”

后来,我上楼去,我从那个小房间经过的时候(里面黑咕隆咚),我隐隐约约觉得她在里面,躺在地上。不过,究竟是不是她,或是不是屋里纷乱的影子,我不得而知。

在厨房火炉前,我从容地思考美丽的爱弥丽对死神的恐惧——再加上奥默先生对我说的话,我认为这才是她与从前判若两人的原因——在她下楼来之前,我甚至宽宏大量地原谅了这种怯懦: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坐在那里数时钟的滴答声,加深我对周围肃穆寂静气氛的感觉。佩戈蒂把我搂在怀里,一次次祝福我,感谢在痛苦中我给了她莫大的安慰(这是她的话)。然后,她呜咽着恳求我上楼去,她说巴吉斯一向喜欢我,钦敬我,在他陷入昏迷状态之前,时常念叨我;她相信,一旦他能醒过来,看我一眼准会提起精神,假如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叫他提起精神来的话。

我见到他时,在我看来,他提起精神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他躺在床上,脑袋和胳膊露出床外,那姿势很别扭,半截身子压在给他带来无数痛苦和烦恼的那只箱子上。我听说,当他不能爬下床来打开它,也不能用我见他用过的探条考察它是否安全的时候,他叫人把箱子搬到床边椅子上,从那时起,他就日夜搂抱着它。现时他的胳膊就放在那箱子上。时光和世界都从他身子底下溜走了,但是那只箱子依然在那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用了一种解释的语调):“那里面是破旧衣服!”

“巴吉斯,我亲爱的!”当佩戈蒂先生和我都站在床脚边时,她俯身在他上面,几乎是高高兴兴地说道,“我亲爱的孩子来了,把咱们撮合在一起的我亲爱的孩子大卫少爷来了,巴吉斯!替你传信的人啊,你知道。你不跟大卫少爷说一说话吗?”他像那只箱子一样,不能说话,没有知觉,他那仅有的表现,只能从箱子那儿看得出来。

“他就要跟潮水一道去了。”佩戈蒂先生用手遮住嘴对我说。

我的眼睛模糊了,佩戈蒂先生的眼睛也模糊了。但是我低声重复道:“跟潮水一道?”“住在海边的人,”佩戈蒂先生说,“不到潮水快要退尽时不会死。不到潮水快要涨满时不会生——在满潮以前生不出。三点半退潮,平潮半个钟头。假如他活到潮水再涨的时候,他就能活过满潮,然后跟下一次的潮水一同去。”

我们留在那里，守候他，守了很久——几个钟头。我的在场，对那种精神状态下的他，起了什么神秘作用，我不想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但是当他终于微弱地说起胡话来时，他所说的确确实实是关于送我上学的事。

“他醒过来了。”佩戈蒂先生说。佩戈蒂先生碰一碰我，怀着很大的敬畏感低声说道：“他快要跟潮水一道去了。”“巴吉斯，我亲爱的！”佩戈蒂说。

“克·佩·巴吉斯，”他微弱地叫道，“天下没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你看一看！大卫少爷来了！”佩戈蒂说道，因为他这时睁开了眼。

我正要问他认不认得我时，他好像要向我伸出胳膊来，并带着愉快的笑脸清清楚楚对我说道：“巴吉斯愿意！”

正是退潮的时候，他跟潮水一道去了。

■ · 第三十一章 爱弥丽出走

应佩戈蒂的请求，我决定暂时留在我寄宿的地方，待到那个可怜的马车夫的遗体跑完最后一趟去布兰德斯通的旅程再走。我做出这个决定，毫不费力。很久以前，佩戈蒂就拿出自己的积蓄，在我们古老的墓地里，靠近“她那可爱的女孩”（她总是这样称呼我母亲）的墓侧，买下了一小片坟地，作为她和那马车夫将来的长眠之所。

我为能终日陪伴佩戈蒂，做一切我能为她做的事情（充其量，也区区无多）而感到满足，至今想来，仍为能替她尽心尽力，感到快慰。然而，使我个人的和职业的兴趣得到最大满足的，恐怕还是经管巴吉斯的遗嘱和阐释遗嘱内容。

提议在箱子里找遗嘱，可以说是我的功劳。经过一番搜索，果然在箱子底一只牲口草料袋下面找到了。草料袋里，除了干草，还藏着一只带表链和表坠的金壳怀表。这只表，巴吉斯先生在婚礼那天戴过一次，在那以前和以后，从未有人见过；还有一个样子像人腿的银制烟斗塞；一只柠檬形状的盒子，里面装满小杯子和小碟子，我猜想，那是我小时候巴吉斯先生买来打算送给我的，后来他自己喜欢上，就舍不得出手了；还有八十七个半几尼，都是一几尼一枚，或者半几尼一枚的；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此外，还有几张英国银行股票收据、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和一个牡蛎壳。牡蛎壳里面已摩擦过多次，发出七色光彩，由此判断，巴吉斯先生对于珍珠只有一种笼统模糊的概念，远远没达到具体而确切的程度。

年复一年，巴吉斯先生带着这只箱子，天天在旅途上往来奔波。为了更

好地掩人耳目，他编造了一套瞎话，说这只箱子是属于“布莱克波厄先生的，暂交巴吉斯保管，以待索取”。他一笔一画把这瞎话写在箱子盖上，天长日久，字迹已几乎不可辨认了。

我发现，这几年他聚宝敛财的工夫没有白下。他的财产折合成现金，达到三千镑之多。他将其中一千镑存款的利息馈赠给佩戈蒂先生作养老之用；他死后，本金由佩戈蒂、小爱弥丽和我三人，或我们中间的后死者均分。他的其余遗产全部归佩戈蒂承受，他指定佩戈蒂为他其余遗产的继承人和最后一份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我觉得自己在尽可能郑重其事地大声朗读那份遗嘱，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向有关人等阐释其中条目内容的时候，俨然是一个诉讼代理人了。我开始觉得从民法博士协会学到的那些东西，用处比我原先想的大多了。我精心研读了那份遗嘱，宣布它的每一条每一款都符合遗嘱行文规范，并在空白处用铅笔做了标记。我竟然懂得那么多，连我自己都惊诧莫名。

我既要去做这种深奥的工作，并给佩戈蒂算一笔归她名下的遗产清账，将一切善后事宜妥当安排，又要给她作仲裁人，为她出谋划策（这是我们都高兴的事），因此，巴吉斯出殡前的那一星期，就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在这段时间，我几乎没见过小爱弥丽，但我听说两个星期后她就要不声不响地结婚了。

出殡那天，我并没有郑重其事地参加葬礼，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穿黑长袍，也没戴飘带，像吓唬鸟儿似的。那天一大早我就徒步走到布兰德斯通，当只有佩戈蒂和她哥哥执拂的灵车到达墓地上时，我已经在那儿了。那个疯疯癫癫的老绅士，从我小时候住过的那间卧室窗口，老远瞧着我们；齐利普先生的小娃娃，在奶妈肩头冲着牧师又摇晃他的大脑袋，又转动那对金鱼眼；奥默先生上气不接下气，站在人们身后；除此而外，也就没有别人了。事情办得非常安静。待一切完毕，我们在教堂墓地溜达了一个钟头，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采摘了几片嫩叶。

行笔至此，我不由得悚然心悸。仿佛看见乌云滚滚，正逼近远处那个小小的镇子——那时候我正孤零零在路上走着，要返回那个镇上。现在我真害怕接近它。一想到那个难忘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我就难以自持。如果继续写下去，旧景必然会重现眼前，我就更难忍受了。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写它而变得更坏，也不会因为我那不情愿的手辍笔停写而变好。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什么办法消除它，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本来的面目。

我的老保姆要在次日同我一起去伦敦，办理遗嘱的事。那天小爱弥丽要在奥默先生的铺子里待一天。大家约好当天晚上在那个老船屋里团聚。哈姆仍照往常时间把小爱弥丽接回来。我则可以从容不迫地走回去。佩戈蒂兄妹两个就照他们来时的样子回去，天黑以后在火炉旁等候我们归来。

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小栅栏门那儿分了手。那个小栅栏门，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很久以前斯特拉普背着罗德里克·兰登的背囊歇脚的地方。我没有直接往回走，而是沿着通向洛斯托夫特的大道走了一小段路。然后我才转身，往雅茅斯走去。我在距以前提及的那个渡口一二英里处一家颇为排场的啤酒馆吃了一顿饭。这样白天就过去了，待我走回雅茅斯，天色已晚。这时下起了大雨，那是个险恶的风雨之夜，但是一弯月亮从乌云背后露出了脸，因而天并不算十分昏暗。

不一会儿就望见了佩戈蒂先生的家，望见窗户上闪烁的灯光。面前的沙滩走起来很吃力，不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会儿，就来到门前，我便径直走进了进去。

船屋里看着真舒服。佩戈蒂先生已经过足了晚上的烟瘾，家里正忙活着准备晚餐。炉火烧旺了，炉灰拨过了，小爱弥丽常坐的那只小矮柜业已在老地方安放好了。佩戈蒂又坐到她的老地方，除了衣服变了样，看起来好像她从未动过窝似的。她又拿起盖儿上画着圣保罗教堂的针线荷包，那个装在像小房子似的盒子里的码尺和那一小块蜡头儿，所有这些东西好像都从未受过干扰。格米治太太躲在她老待的那个角落里，看上去有些烦躁的样子。唯其如此，也就显得自然了。

“这伙人里，你是头一个来的，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要是你的外套淋湿啦，先生，就快脱下来吧！”“谢谢你，佩戈蒂先生，”我说着，把外套脱下来递给他，请他挂起来，“还不算太湿。”

“是不太湿！”佩戈蒂先生摸了摸我的肩膀说，“跟锯末一样的干！请坐吧，先生。跟你说欢迎，用不着，不过我是诚心实意欢迎你啊。”

“谢谢你，佩戈蒂先生，我心里清楚。呃，佩戈蒂！”我说着，过去吻了她一下，“你老人家这一会儿觉得怎么样了？”

“哈！哈”佩戈蒂先生一面大笑着坐在我身边，一面搓着手，这不仅表示了他已经摆脱了近来的烦恼事，松了一口气，也表示出他那真诚朴实的天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可以心安理得了！这话我跟她说过了。她已经为死去的人尽到了责任，这是死去的人也知道；死去的人对她做了他该做的，她也对死去的人做了她该做的——并且——并且——一切都问

心无愧！”

格米治太太呻吟了一声。

“打起点精神来(但是他却背对着格米治太太,冲着我们直摇头,显然他察觉近来发生的事惹得她想起死去的丈夫来了),我的老嫂子!”佩戈蒂先生说,“不要垂头丧气的!为了你自己,也得多少打起点精神来,看看是不是有些称心的事一件一件自自然然就来了呀!”

“我能有什么称心的事呀,丹尔!”格米治太太回答说,“我这个人,除了孤苦伶仃,就没有一件事是自自然然的!”

“不对,不对。”佩戈蒂先生宽慰她说。

“对,对,丹尔!”格米治太太说,“我这样的人,不配跟有人留钱给他们的人住在一起。什么事都跟我别扭。我还是离开这儿清静。”

“呃,要是没有你,我有了钱怎么花呢?”佩戈蒂先生带着责备的神气说道,“你这是说哪里话来?你还看不出,我如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跟我在一起吗?”

“我就知道从前没人愿意留我!”格米治太太呜呜咽咽哭起来,“现在有人跟我说实话了!我孤苦伶仃,老找别扭,怎么指望别人需要我呢!”

佩戈蒂先生好像大吃了一惊,没想到他说的话居然被人这样无情无义地曲解了。他想要回嘴,但佩戈蒂扯了一下他的袖子,并对着他摇头,他才作罢。他带着非常难过的样子朝格米治太太望了片刻,又瞅了一眼那架老荷兰钟,站起身,剪掉烛花,把蜡烛放在窗台上。

“你瞧!”佩戈蒂先生高高兴兴地说,“你瞧啊,格米治太太!”格米治太太微微哼了一声,“又按照习惯,点起来了!你也许奇怪,这是干什么,先生!呃,这是为了小爱弥丽。你瞧,那条小路天黑以后看不清路,不好走;只要她回来的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我就把蜡烛放在窗口上。这样一来,你瞧,”佩戈蒂先生弯腰俯身向我,兴高采烈地说,“就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爱弥丽就要说啦,‘总算到家啦!’她还要说,‘我舅舅在家里呢!’因为我不是不在家,就绝不会把蜡烛点亮。”“你简直是个小娃娃!”佩戈蒂说道,说的时候,真的把他当成小娃娃看了,显出疼爱的神情。

“哦,”佩戈蒂先生两条腿叉开站在那儿,心满意足地两手上下搓揉着腿,一会儿看看我们,一会儿看看火炉,说道,“我很难说我就不是个娃娃。可是,看起来又不太像。”“很不像。”佩戈蒂回答。

“是不像。”佩戈蒂先生哈哈大笑,“那就不要看嘛,只去……只去想好啦。我可不在乎这个!喏,听我说呀。我上咱们爱弥丽那座精巧的小房子去

来着，我在那里转了又转，看了又看，我要是没觉得那些小玩艺儿就是她本人，我就……我就是那个！我把那些玩艺儿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手轻轻地抚摸，就好像那是咱们的小爱弥丽。我动她的帽子什么的时候，也是那样轻手轻脚。要是有人动那些东西，存心粗手笨脚的，我可不许——说破天我也不许。这就是你叫做小娃娃的家伙，看样子活像个老大的海刺猬！”佩戈蒂先生说完，哈哈大笑，发泄他那种恳切真挚的感情。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你瞧，”佩戈蒂先生又搓了几下大腿，满脸含笑说，“我能有这副样子，那是因为她还没有我膝盖高的那会儿，我就老跟她在一块儿玩儿啦，我们装成土耳其人、法国人，装成鲨鱼，装成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哦，天啊，一点不错；还装狮子，装鲸鱼，装各种各样叫不上名来的玩艺儿。你知道，我已经习惯了。嘿，再瞧一瞧这支蜡烛吧！”佩戈蒂先生说着，神采飞扬地朝那支蜡烛伸出双手，“我心里清楚得很呢，等她结了婚，出了门子，我就把蜡烛放到那儿，就跟现在这会儿一个样。我心里清楚得很呢，我晚上在家待着（唉，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不住在这个船屋里，又能到哪里去住呢），可她不在我这里，或者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我就把蜡烛放到窗台上，坐到火炉跟前，装作等候她回来的样子，就像现在这会儿一个样。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娃娃，”佩戈蒂先生说着，又大笑了一阵，“活像只海刺猬！嘿，在那时候，我看见蜡烛一冒火花，我就自言自语说：‘她在看它了！爱弥丽来啦！’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娃娃，活像只海刺猬！说谁谁就到，”佩戈蒂先生突然停止了笑声，两只巴掌一拍，说道，“你瞧，她果真来了！”

但是，进来的只有哈姆一个人。自从我进门以后，外面的雨一定下得更大了，因为他头上戴的一顶大油布帽子耷拉下来，遮住了半边脸。

“爱弥丽呢？”佩戈蒂先生问道。

哈姆晃了一下脑袋，好像是说爱弥丽就在门外。佩戈蒂先生从窗台上拿起蜡烛，剪一剪烛花，放到桌子上，然后忙着插火，这时候，自从进门来就一动未动的哈姆，忽然说道：“大卫少爷，请你到门外来一下好吗，来看看爱弥丽和我有什么东西给你看？”

我们往外走去。在门口与他擦身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像死人脸一样惨白，这叫我大吃一惊，吓了一跳。他连忙把我推出门外，随即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门外只有我们两个人。“哈姆，这是怎么回事？”

“大卫少爷……”哦，他哭了，为那颗破碎的心，哭得昏天黑地！

看到他那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目瞪口呆，愣怔住了。我不知道我当时想

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我只怔怔地望着他。

“哈姆,可怜的好人!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大卫少爷呀,我那亲爱的人——我心中的骄傲和希望——我为她把命都舍了的那个人,我现在情愿为她把命舍了的那个人——她走啦!”

“走啦?”“爱弥丽跑啦!哦,大卫少爷,想一想她是怎样跑的,我祈祷仁慈的上帝,宁愿把她的命要了,也不愿意让她毁了身子,毁了名誉!”

直到此时此刻,他那张仰视乱云翻滚的天空的脸,他那紧紧握在一起不住颤抖的双手,他那痛苦得抽搐的身躯,在我的记忆中,依然与那片荒漠的沙滩联系在一起。那里永远是茫茫黑夜,他是黑沉沉荒原上唯一的物体。

“你是有学问的人,”他匆忙地说道,“你分得清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好,什么不好。我进了门该怎么说才好呢?我该怎样把这事儿向他吐露呢,大卫少爷?”

我看见门动了,便出于本能伸手去抓外面的门闩,想争取一点时间。可惜太迟了。佩戈蒂先生把头探出来。即使我活到五百岁,我也绝对忘不掉他看到我们俩时脸上所起的变化。

我记得,当时屋里一片悲泣哀号之声,女人们都围在他身边,大家都在屋里站着。我手里拿着一片纸,那是哈姆给我的。佩戈蒂先生,背心扯烂了,头发乱蓬蓬,脸色和嘴唇煞白,鲜血点点滴滴从胸膛上滴下来(我想,血是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目不转睛盯住我看。

“念吧,先生,”他用低低的、颤抖的声音说,“慢慢念。不知道我能不能听懂。”

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我看着那封泪痕斑斑的信,开始念道:

当你,在我天真未凿的时候就爱我远远超过我应得到的程度的人儿,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去了。

“我已经远去了,”他慢慢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停下!爱弥丽远去了。啊!”

早晨——我就要离开我那可爱的家——离开我那可爱的家的
时候——唉,我那可爱的家啊!——

信上的日期写的是头一天晚上。

——我是永远不会回来了,除非他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回来。过好几个钟头以后,到了晚上,你才能看到这封信,但是看不到我了。噢,但愿你知道我此时怎样地撕心裂肺!但愿我曾那样委屈过的你、永远不会饶恕我的你,能知道我此时是如何难过!我太坏

了，信上不必提我自己。哦，你就想着我实在太坏，借此安慰你自己吧。哦，发发慈悲，告诉舅舅，就说我过去疼爱他，还不及现在疼爱他的一半。哦，把过去你们怎样对我亲、对我好，都统统忘掉吧——把我们打算结婚的事也忘掉吧——只当我小时候就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了。我祈求我弃之而去的上苍，对我舅舅发发慈悲吧！告诉他，我过去对他的疼爱，不及我现在对他疼爱的一半。安慰他吧。爱一个能像我以前那样待舅舅好的女孩，一个忠实于你、配得上你、一个知羞知臊跟我不一样的好女孩吧。上帝保佑所有的人！我会常常跪下来为所有的人祈祷的。要是他不能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回来，我无法为自己祈祷了，那我也要为大家祈祷的。我把我临别的爱献给舅舅。我把我最后的眼泪和最后的感激献给舅舅！

信上就只有这几句话。

我念罢信良久，他仍然站在那儿怔怔地望着我。我终于鼓起最大勇气，抓起他的手，恳求他尽量克制自己。他回答说：“我谢谢你，先生，我谢谢你。”但是依旧木然不动。

哈姆对他说了。一句话。佩戈蒂先生于哈姆的痛苦是深切地感到的，所以便使劲儿握着哈姆的手，除此而外，他仍旧和刚才一样，也没有人敢打扰他。

渐渐地，他的眼睛终于从我的脸上移开，环视整个屋子一周，仿佛他从迷离的幻觉中醒过来了。然后，用很低的声音说道：“那个男人是谁？我要知道那个男人的姓名。”

哈姆瞥了我一眼，我突然觉得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那个人可疑？”佩戈蒂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哈姆恳求道，“请你出去一会儿，让我把非说不可的话对他说了。少爷，这话不好让你听见。”

我又觉得当头挨了一棒。我颓然坐到一把椅子上，想说句什么回答的话，但是我的舌头给钳住了，我的眼睛模糊了。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听得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前些天，”哈姆结结巴巴地说，“有一个仆人模样的人，不时地来这一带转悠。另外还有一个绅士，他是那个仆人的主人。”

佩戈蒂先生仍如刚才那样脚下扎了根似的一动不动，但这一会儿眼睛望着哈姆。

“昨天晚上，”哈姆接着说，“有人看见那个仆人跟……跟咱们可怜的女孩……在一起。这一两个星期，他一直藏在这一带。人们以为他走了，其实他

是藏起来了。不要待在这儿，大卫少爷，不要待在这儿！”

我觉出佩戈蒂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不过，那时候即使房子倒塌，快要压在我身上，我也动弹不得了。

“今天早上，天几乎还没有亮，就有一辆奇怪的马车停在镇外去诺里奇的路上，”哈姆继续说，“那个仆人走到马车跟前，又走回去，然后又走了过去。在他又走到马车跟前的时候，爱弥丽和他在一起。车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男人。”

“唉呀！”佩戈蒂先生说着，身子向后倒去，同时两手伸向前，好像要把他害怕的东西推出去，“不用说啦，那个人是斯蒂尔福思！”

“大卫少爷，”哈姆断断续续的声音喊叫道，“这不是你的错儿——我绝不是再在责备你——可是，他的确就是斯蒂尔福思，就是那个该死的恶棍！”佩戈蒂先生没有喊叫，也没有流泪，也没有挪动一下，直到他好像又突然醒了过来，从墙角的钉子上扯下他那件粗布大衣。

“搭一把手！我没有气力了，穿不上了。”他急不可耐地说，“搭一把手，帮帮我。唉！”有人搭手帮他穿上大衣以后，他说，“再把那顶帽子递给我！”

哈姆问道，他要上哪儿去。“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去找我的爱弥丽。我要先去把那只船砸沉了。要是我早就看出他是个什么东西来，那我非在砸沉船的地方把他淹死不可，要不然，我这么些年就白活了。要是他坐在我面前，”他发疯似的伸出攥紧的右手说，“要是他面对面坐在我面前，我不把他淹死，那就把我砸死好了。要把他淹死，是的，没错儿！”

“上哪里去？”哈姆大吼一声，挡在门口。

“上哪里都行！我要走遍全世界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把受屈辱的可怜的外甥女找回来。谁也别拦我！我告诉你们，我要去寻找我的外甥女！”

“去不得，去不得！”格米治太太一步跨到他们中间，大哭大喊着说道，“去不得，去不得呀，丹尔，像你现在这样子，你可去不得！过上一会儿再去找她，那也不晚呀，我的孤苦伶仃的丹尔！现在这个样子可去不得。你先坐下，原谅我给你带来的苦恼，丹尔——比起这个来，我经的那些别扭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咱们谈一谈过去，想一想她从前是个孤儿，哈姆也是个孤儿，我是个穷寡妇，是你把我们都收留下来。谈一谈这些过去的事，丹尔，你的心就会软下来，”她说，把头俯在佩戈蒂先生的肩膀上，“你的苦楚也就会减轻一点儿。因为，你是知道那句话的，丹尔，‘你们如此对待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即是如此对待我了’这句话，在这个屋顶下，在这个我们栖身多年的屋顶下，绝不会不应验的！”

他这时变得很温顺了。当听见他哭起来的时候，我的那种要跪在他面前，求他饶恕我使这一家人七零八落的罪过，并痛骂斯蒂尔福思一顿的冲动，让位于一种更高尚的情感。我那颗负担过重的心，找到了同样的解脱，于是我也哭起来。

■ · 第三十二章 长途初登

大凡就我而言属于自然的事，我推断，对许多其他人也必定是自然的，因此我就毫无顾忌地这样写：我与斯蒂尔福思绝交之时，我对他的爱慕反倒甚于以往任何时候了。在因发现他是个无耻之徒而感到的剧烈苦恼中，我更多地想到他的才华，更多地怜惜他的优点，比之于以往对他痴心相待的时候，更加赏识那些本可以使其成为崇高伟大人物的才能。虽然我痛切感到，这个诚实家庭遭受玷污，我有无意中铸成大错的责任，但是我相信，一旦我与他面面对，我必定连一句斥责他的话都讲不出口。我竟然仍旧那样深情地爱慕他——虽然他不再使我着迷——除了不怀有与他重修旧好的念头，我竟然仍旧温情脉脉怀念我对他的那份痴情，我觉得，我竟然像心灵受创伤的孩子那般脆弱。与他重修旧好，我想也没想过。我感到，像他已经感到的那样，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我给他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记忆，我无从知道——也许那些记忆轻如鸿毛，很容易被丢弃——但是我对他的记忆，却像是对一个死去的好友的记忆。

是的，斯蒂尔福思，你永远从这部可怜的传记所描写的事世沧桑中被清除出去了！我的悲哀，也许会在世界末日大审判的宝座前，迫于无奈，为控诉你这个人作证；但我知道，我是决不会以怒目相对，严词谴责你的！

爱弥丽出走的消息不久就传遍全镇。当我第二天早晨从街上走过时，屡屡听见人们在门前谈论这件事。很多人骂她，也有少数人骂他，但是对她的再生之父和她的未婚夫，大家只有一种感情。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间，对处于苦恼中的他们，普遍有一种尊敬之情，这尊敬中饱含着深情厚谊。渔民们看见那两个人清早在海滩上缓缓散步的时候，大家纷纷让路，三三两两站在那儿，为之扼腕叹息。

我在海滩上，离海不远处，找到他们。即使佩戈蒂先生不告诉我，昨晚我走后他们一直坐到大天亮，也不难察觉他们一宿没睡觉。他们形容憔悴，我仿佛觉得，一夜之间佩戈蒂先生的头比我与他相识的那些年里垂得更低了。但是他们两个都像大海一样的严肃，像大海一样的稳重：这时大海铺展

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无波无浪，但是海面在翻滚起伏，仿佛它是在静卧中呼吸——在天边，它与看不见的太阳发出的一道银色光链衔接在一起。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少爷，”我们三个默默走了一会儿，佩戈蒂先生对我说道，“我们谈了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现在有了点眉目了。”

我无意中瞅了哈姆一眼，他正在张望海尽头那一道亮光，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从我脑海里闪过——并非他怒容满面，因为他没有发怒。我只记得他脸上是一副冷峻坚定的表情——一旦他与斯蒂尔福思狭路相逢，他非杀死他不可。“我在这儿的责任，先生，”佩戈蒂先生说，“已经尽完了。我要去寻找我的……”他停了一下，然后用坚定的声音接着说，“我要去寻找她。那就是我从今往后的责任了。”

当我问他要到什么地方寻找她的时候，他摇一摇头，并问我明天去不去伦敦？我对他说，我今天没去，是因为怕他有事要找我办却找不到我；他若要去，我随时可以动身。“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先生，”他回答，“如果你觉得明天合适的话。”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哈姆，”他不一会儿又接着说，“他得继续干他目前这份工作，跟我妹妹在一起生活下去。那边那只旧船……”

“你要把那个船屋抛弃吗，佩戈蒂先生？”我轻轻地插嘴说。

“我的岗位，大卫少爷，”他回答道，“不在这儿了。要是深沉的大海上笼罩着黑暗，有船沉了，那就是那只船沉了。但是不，先生，不，我不打算抛弃那只船。绝不抛弃它。”

我们又像刚才那样，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然后他解释道：“我只希望，先生，这只旧船保持原样，不管春夏秋冬，不管白天黑夜，都保持原样，保持她第一次见到它时的老样子。万一她流浪回来，我不愿意让这个老地方显出抛弃她的样子，你明白吗，而是要招呼她，叫她越走越近，也许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叫她像一个鬼魂似的，从那扇旧窗户外面向里偷瞧一眼，看看火炉旁边她那个老座位。那时候，大卫少爷，也许只看见格米治太太在那儿，她就可以颤抖着，放心溜进来；也许会把她安置在她从前睡的床上，在过去非常愉快的地方休息一下她那疲劳的脑袋。”

虽然我很想说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

“每天晚上，”佩戈蒂先生说，“天一黑，就得把蜡烛放到那扇老玻璃窗前，万一她看见了，它就好像说：‘回来吧，我的孩子，回来吧！’如果有敲门声，哈姆，特别是晚上听见你姑妈门上有轻轻的敲门声，你不要出去开门。让你姑妈——而不是你——去迎接我那栽了跟头的孩子！”